

# 五百年歷史的蘭溪鄭氏家廟和明代堪輿家風水大師鄭景昭

2021-04-14 由 雲泉 發表

## 蘭溪鄭氏家廟和堪輿家鄭景昭

蔡予新（原創）

南宋初年，北方戰亂，鄭氏家族渡過長江南下，播遷於水陸交會之地蘭溪。「南渡之際，凡郡邑當水陸之沖者，故家巨族囊櫃篋笥寄頓散落。」

（1）據南宋紹興年間蘭溪魚鱗圖所示，鄭氏先祖「家於縣治之東南隅」，後來「置縣街南基」（2）。車馬勞頓的鄭氏族人剛在蘭溪安頓稍息，便經歷了一場災難，明代鄭瓘曾提到南宋「高宗十四年五月丙寅夜，洪水暴至蘭溪，死者萬餘人，縣市水當丈余，豈七公之子孫皆隨水而去歟？」（3）清《光緒蘭溪縣誌》中也有同樣記載：南宋「紹興十四年（1144）五月乙丑洪水浸城市，次夜更暴，至溺死萬餘人」。（4）

鄭錡（1428-1516）、鄭瓘（1453-1534）父子倆耗費幾十年的光陰，殫精竭慮地考證探究蘭溪鄭氏的族源，但只是得到一些簡略的信息：「得民間所收高宗遷都之初，所遺魚鱗圖，該載縣城東南隅，有鄭家宅基、鄭家小巷出入門路、鄭家五通堂等稱，至今宛然在也。而家有五通堂，惟吳俗為然，又可征其家自揚州南徙而來已非一日」。（5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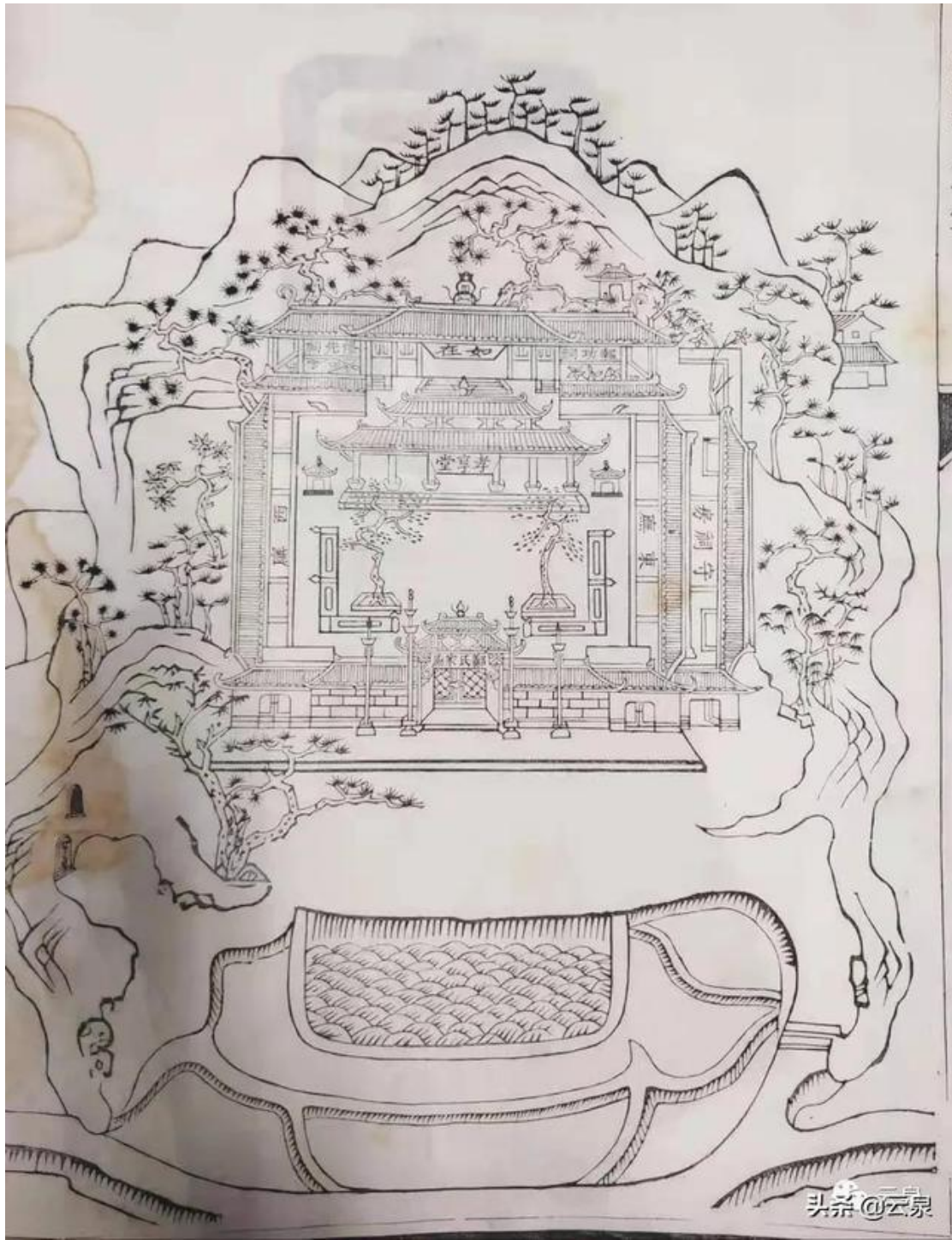
蘭溪鄭氏家廟始建於明代。鄭瓘的祖父鄭迪（1388-1436），字宗吉，號誠樂。他在永樂戊子科浙江鄉試中，考中舉人。起初，鄭迪授官縣訓導，後來歷升魯王府左長史。「大父誠樂公實曾八公六世孫，登永樂六年（1408）鄉薦，官至長史。禮，大夫得立家廟以祀其祖而早卒。」（6）長史，正五品，掌藩王府政令、輔相規諷，總管王府事務。凡請名、請封、請婚、請恩澤及陳謝、進獻表啟書疏等，皆由王府長史奏上，如藩王有過失即問長史。按照明代禮儀制度，長史（正五品）這個級別的官員可以創立家廟祭祀自己的祖先。可惜，鄭迪中年早逝，創建家廟之事即告終止。

鄭迪的第三子、即鄭瓘的父親鄭錡也有創建家廟的想法，但也沒有實現願望。「先父聽庵公欲為未果，而遺其責於瓘」。（7）弘治十年（1497），鄭瓘棄官歸家，他回到家鄉蘭溪，隨即實施他父親的遺願。不過，鄭瓘考慮到自家財力匱乏，打算動員家族的力量來完成這個事業。

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，鄭氏家族將祖墓山上的樹木賣給木材商人，得價白銀拾錠，族人委託鄭瓘管理這筆錢財。二、三年後，鄭瓘用這筆錢買來祭田貳拾叁石肆斗伍升肆合。幾年後，已盈利至白銀壹佰貳拾玖兩柒錢伍分。鄭瓘向族人公布了財務數據，並提議創建家廟。

鄭氏在縣城東門外買得一塊空隙地基，這塊地坐東朝西，原先是鄭氏祖先「成二公」原葬墳地。家廟於嘉靖六年（1527）十一月十六日破土動工，

次年（1528）正月十二日竣工，造價為白銀肆佰肆拾壹兩陸錢。資金來源除了積盈白銀壹佰貳拾玖兩柒錢伍分，加上全族分攤的人丁銀四十七兩九錢四分；族人助義銀二百五十六兩七錢；賀禮銀七兩二錢。家廟「東西深一十八丈，南北闊一十五丈五尺，中為享堂五間，後為寢室五間，兩傍為會宴屋各五間，前面為門屋並耳房，亦共五間。」（8）落成之日，全城轟動，「賀客及旁觀者無不嘖嘖稱歡，邑大夫聞而重之，皆親臨致賀。」（9）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三月，鄭瓘已是年滿八十，體弱多病，步履艱難。但他仍情不自禁地寫道：「嗚乎，美哉！鄭氏一門使他日稱為蘭溪善族，豈不大美矣哉！」（10）鄭瓘預言果真成為現實，鄭氏自南宋定居蘭溪，筆路藍縷，歷時元、明、清、民國，幾百年以來，人口繁衍，科第興盛，人才輩出，早已是蘭溪城內的望族。



四十多年後的萬曆年間，鄭氏家廟進行了一次擴建，工程由鄭本立、鄭國賓主持。鄭本立（1515-1573），字充道，號東泉，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李春芳榜進士，初授蘇州府推官，歷侍御史、通政使司參議，至太僕寺少卿，著有《斐亭文集》，萬曆三十五年（1607）祀府縣鄉賢祠。鄭國賓（1519-1573），字汝嘉，號越渠，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唐汝楫榜進士，初授婺源縣知縣，歷兵科、禮科右給事中，著有《臥雲堂集》。

兩位蘭溪名人胡僖、趙志皋分別為這次鄭氏家廟擴建留下了寶貴的筆墨篇章。胡僖是明代著名文學家、藏書家胡應麟（1551-1602）的父親。胡僖寫了一篇《鄭氏家廟記》，他文章的落款是這樣的：「萬曆五年（1577）歲次丁丑八月己酉吉旦，賜進士出身、朝政大夫、湖廣布政使司右僉議甥胡僖」他用了一個「甥」字來表明與鄭氏的關係。胡僖寫道：「北園公（鄭瓘）為僖母大父堂兄弟。北園公自通判解組，卜地邑之東郊，創為祠堂。當是時邑內鉅族有祠惟公家。以故鄉人多公能。士林重之。僖自垂髫常隨母謁公，尚能記憶公顏。」（11）胡僖小時候見到過鄭瓘，因此他記憶如昨。

趙志皋寫了一篇《重建家廟記》，他文章的落款是這樣的：「萬曆戊寅（1578）仲冬吉旦，中極殿大學士、上柱國、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光祿大夫趙志皋」。趙志皋（1524-1601）是明萬曆年間的首輔，蘭溪人稱他為「趙閣老」。趙志皋的落款中沒有表明他與鄭氏的關係，但在文章中，他依然點

明：「不佞少游太僕東泉先生之門，而仲子鳳翀，故諫議越渠先生婿。」

（12）不佞是趙志皋的自稱，他早年師從鄭本立，他的第二個兒子趙鳳翀，則是鄭國賓的女婿（次女適趙文懿公子刑部郎中鳳翀）。趙志皋與鄭國賓是親家翁，關聯匪淺。

趙志皋寫道：「吾邑鄭氏創建祠堂，為閭里率，士論嘉之。」並說鄭氏家廟由鄭瓘創建，「卜東郊山麓，庀材鳩傭，營繕祠宇」。（13）他提到唐龍（1477-1546）也寫過一篇文章記述這件事。

趙志皋在文章中還講了一件往事：隆慶三年（1569），鄭氏積累了白銀二千兩，起議擴建家廟。鄭本立、鄭國賓兩人召集家族會議，推舉族中六個人為工程骨幹。這六人著手準備建築材料，有一次，他們到「游溪」採購木材，不巧遇到大洪水，水都快漫過他們的頭頂，但神靈護佑，居然都沒有葬身魚腹。事後，這六人仍然任勞任怨，勤勤懇懇，從不生怨，直到工程完成。趙志皋所說的「游溪」，應該是今天的游埠，明《正德蘭溪縣誌》有「游渡」之稱，萬曆年間，稱游埠市，此後興旺了四百多年。

工程始於隆慶四年（1570）秋月，完工於萬曆四年（1576）臘月底。家廟擴建後，氣勢宏偉，規模大了，設施也增加不少。「續祠向主位仍舊，寢室、享堂亦如之。惟兩偏間數廣五為七，內定倉庫房並齋戒更衣所各一。堂

前甃以石道，左右古柏交翠焉。道前門屋七間，視舊增二，中特隆崇，以壯廟貌，又儀門左隙地為構土地祠，而右則庖人所止在焉。」（14）



今天的人們已看不到當年的盛況，不過，我們可以透過胡僖、趙志皋文章的描述，來想像一下。胡僖稱讚說：「廟在林麓之陰，登城一眺，宛然尊嚴，而往來祠前路者，一望而知為鄭氏之家廟。」（15）他把鄭氏家廟說成是城外的標誌建築物。

趙志皋則興致勃勃地帶著客人出城觀覽：「不佞家食與諸客命游屐，出城東門，折而北數百武，望之巋然鉅麗者，鄭祠也。」（16）文中的「武」，指長度，是「半步」的意思。趙志皋還囑咐有關人員，將他寫的《重建家廟記》刻碑陳列在鄭氏家廟裡，「不佞於鄭氏與有榮施矣。遂次其語授之，使刻諸祠以示來世者」。（17）

除了胡僖、趙志皋、唐龍三位蘭溪名人為鄭氏家廟留下光彩奪目的篇章外，還有其他人為它留下詩文嗎？答案當然是肯定的。當年有位上海人來到蘭溪，參觀過鄭氏家廟，並寫下詩篇，這人是何三畏。

何三畏（1550-1624），字士抑，號繩武，明代華亭人（今上海市）。萬曆壬午（1582）舉人，官至紹興府推官。何三畏擔任司法審判的職務，執法公正，剛直不阿，他的著作也很豐富，在他的《居廬集》中有「題鄭氏家廟四首」詩：

風煙郊外曠，有洫鄭公祠。古木崇崗合，層扉麗日披。

其二

門欄高插天，列屋深雲擁。赫奕啟千楹，峻層開萬拱。

其三

巍然廟貌中，左右分兩廡。堂寢創自今，蒸嘗肇千古。

其四

桂樽清瀝瀝，蘭俎馥菲菲。子姓時羅拜，阼階受胙歸。

何三畏在詩注中，道出了他寫這組詩的緣由：「蘭溪鄭氏，世世詩禮，甲科冠冕兩浙」。他盛讚蘭溪鄭氏為書香世家，這次來蘭溪的目的是弔唁一



位親戚，事畢後被鄭姓朋友挽留款待，並參觀了家廟。「余以謝吊至其邑，為諸君子款留，攜觀家廟，其規模宏敞壯麗，恐海內名族未有也。因嘆羨者久之，漫為題識」。鄭氏家廟讓他嘆為觀止，使他情不自禁地創作這組詩篇。

何三畏來蘭溪是弔唁他的「包吉甫」，這位蘭溪人「包吉甫」生平事跡不詳，他與何三畏是「表母舅」親戚關係，何三畏有一首「送包吉甫表母舅南遊」詩：

我送舅氏河之滸，夾岸芙蓉覆秋浦。

我送舅氏江之濱，盈尊醞醪醉秋尊。

-----

陌頭馳騁繁華色，轉眼春光麗如織。

又將花酒送行人，一唱驪歌一度新。

何三畏由錢塘江坐船到蘭溪，兩岸風景異麗，他詩興大發，寫下二首「江行歷諸山」，並注「由富陽而抵蘭溪」：

遊艇江干發，看江不厭深。取憐明月色，的的照波心。

故鄉亦有心，豈不注山岑，何如此萬頃，迢遞滌塵襟。

其二

遙遙事行役，萬山壁立者。彩月出其巔，碧水流其下。

故鄉亦有山，稠迭應無也。不如且歸臥，片石盡瀟灑。

然而，這次行程正值酷暑，船中悶熱難忍，也讓何三畏苦不堪言，有詩為證：「舟次苦熱八首」並註：「時往浙中謝吊」，選擇其中一首：

紅日逐波翻，赤霞觸石起。烏棲高樹下，猿伏深山裡。

如何遠遊人，納涼坐篷底。

那麼，何三畏這次來蘭溪，是被哪位鄭姓朋友盛情挽留呢？我們還是從他是詩作中尋求答案。何三畏有一首「贈鄭景昭先生歸蘭陰」詩：

古來地師稱郭璞，葬時天子嗟龍角。

陶公之母葬山巔，神人指點說牛眠。

亦有曾楊本章貢，異書奇術言多中。

伊誰跨馬馬嘶風，伊誰植竹竹枝叢。

人巧盡天工錯寸，鐵浮計詎■可度。

蘭陰鄭君老布衣，芻藏煙霞貯丘壑。

腳穿蠟屐手孤筇，舌吐青烏身白鶴。

欲尋龍瓜覓巒頭，諸家唯唯君諤諤。

遊蹤初至古雲間，為余舅氏選名山。

卜支卜壟憑真穴，山抱千重水數灣。

舅氏憐余父未葬，留君碧眼看青嶂。

九峰中聳鳳凰奇，揮塵登臨定山向。

一時未屆懸封期，鄉思儻徊依去舫。

江亭送送酒盈觴，暫別歌驪亦三唱。

秋仲遲君玉趾來，莫遣居廬人怏怏。

詩中「蘭陰」即指蘭溪，鄭景昭將回家鄉蘭溪，何三畏寫這首送他，並說鄭景昭「先是為包吉甫表母舅尊人卜葬」，即鄭景昭為「包吉甫表母舅」選擇過墓地。鄭景昭是何許人也？我在何三畏的詩文找出線索，何三畏有一首「贈鄭景昭」詩：

驅車環八極，八極何茫茫。振衣涉四海，四海何湯湯。

西北崑崙峙，東南冷泉涼。巫山千里亘，黃河九曲長。

天嶺峭嵯峨，澗渤深汪洋。玉壘高無際，洞庭渺難望。

仙子時超越，至人乃翱翔。瓊瑤作我佩，雲霞襲我裳。

馳神八極外，騁目四海傍。往來逐電曜，倏忽隨風揚。

千岩與萬壑，君能卜其方。丹穴與黃墟，君能識其藏。

拊石看龍虎，披砂見鳳凰。聚散多殊色，氤氳非一香。

賓享千金壽，王受萬年觴。飛步出靈臈，流盼生奇光。

郭公青烏子，無乃其雁行。

詩註：「蘭溪鄭景昭先生，一時地師宗也，縉紳爭重其術，而吳門周霽卿繪畫，為圖題曰：神遊八極，眼空四海，予因賦詩贈之」。何三畏說這位蘭溪鄭景昭先生是堪輿家，即風水大師，他的名氣非常大，各地的官僚士紳都很看重他的技能。蘇州畫家周霽卿還特地為鄭景昭繪畫並題字。

蘭溪地方志上找不到有關鄭景昭的資料，在鄭建平先生的幫助下，我在《蘭溪鄭氏族譜》上找到他的生平信息。鄭時啟（1537-1620），字景昭，號

懷東，邑庠生。鄭景昭是秀才，可能沒有官職，何三畏稱他是「蘭陰鄭君老布衣」，也恰如其分。兩人交往很密切，何三畏在「賀蓮湖洵溪何公七十二壽序」的開頭就說：「蘭陰鄭景昭先生，邇歲挾青烏之術，行於吳會間，其游谷水，士大夫益尊信之，且願交其人，而不佞某及包吉甫舅氏猶與之呢」。青烏術，又稱堪輿術。鄭景昭在蘇州一帶替人看風水，聲譽很高，或許就因包吉甫的關係，何三畏與鄭景昭有密切交集。

蓮湖何洵溪是蘭溪人，他做壽需有人寫一篇祝壽文，鄭景昭就介紹給何三畏，說：「吾蘭洵溪何公者，其族望族，其人善人也。居蓮湖，東西兩華山水合流，而會其字不，故號洵溪」。而何三畏也樂意寫這篇壽文，原因是「抑聞之蓮湖何氏，從宋南渡來，而不佞不腆之何，亦自南渡，按之譜系，大都相同，其母乃吾宗也邪，夫宗人之壽其宗老也，誼亦無加此矣」。兩家牽上了同姓同宗。

鄭景昭比何三畏年長十多歲，何三畏很尊敬他，鄭景昭是秀才出身，文化水平不低，兩人之間可能互有題詠酬唱。但是，目前為止，我沒有發現鄭景昭的相關詩文作品。鄭景昭在「東皋」築屋隱居，何三畏就寫了「東皋小隱為蘭陰鄭君賦二首」詩：

碩人成小隱，卜築在東皋。一曲琴堪撫，千鍾酒自豪。

煙雲深入抱，風月足揮毫。世俗沉浮態，何如棲遁高。

其二

避世遠城市，嘯歌皋壤中。小山叢桂白，幽澗落花紅。

自號逍遙叟，人稱落拓翁。當年征五隱，一士臥雲東。

鄭景昭過生日做壽，何三畏就給他題贊：「題獻芝圖壽蘭陰鄭景昭」：

子溥岩前，子真谷口。燁燁金芝，鮮鮮玉酒。

芝呈九莖，酒進千斗。陸地而仙，洞天之叟。

何三畏在蘭溪流連忘返，簡直樂不思蜀，連日來，鄭景昭以及他的兄弟叔侄都熱情地宴請他，何三畏盛情難卻，惟有留詩致謝了，「蘭陰鄭景昭諸昆弟叔侄招飲累日賦謝」：

鄭氏諸君子，名家越所傳。神標誠掩映，冠佩亦相先。

重啟西園宴，頻開北海筵。胡然令下士，遂乃列高賢。

瑤席包香馥，雕盤滋旨妍。傾罇呼綠醕，入座聽朱弦。

次第供酬酢，綢繆接笑言。厭厭銷夏飲，如對玉壺泉。

何三畏的交遊非常廣泛，他與兩位蘭溪知縣都有詩作酬唱。一位是汪國楠（斗侖），婺源人，任蘭溪知縣。何三畏寫了一首「投蘭溪令君汪斗侖」詩給他，詩註：「時大旱，令君虔於禱雨」。按照蘭溪歷史傳統，大旱的時候，知縣須徒步登上蟠山，去天津龍王廟祈雨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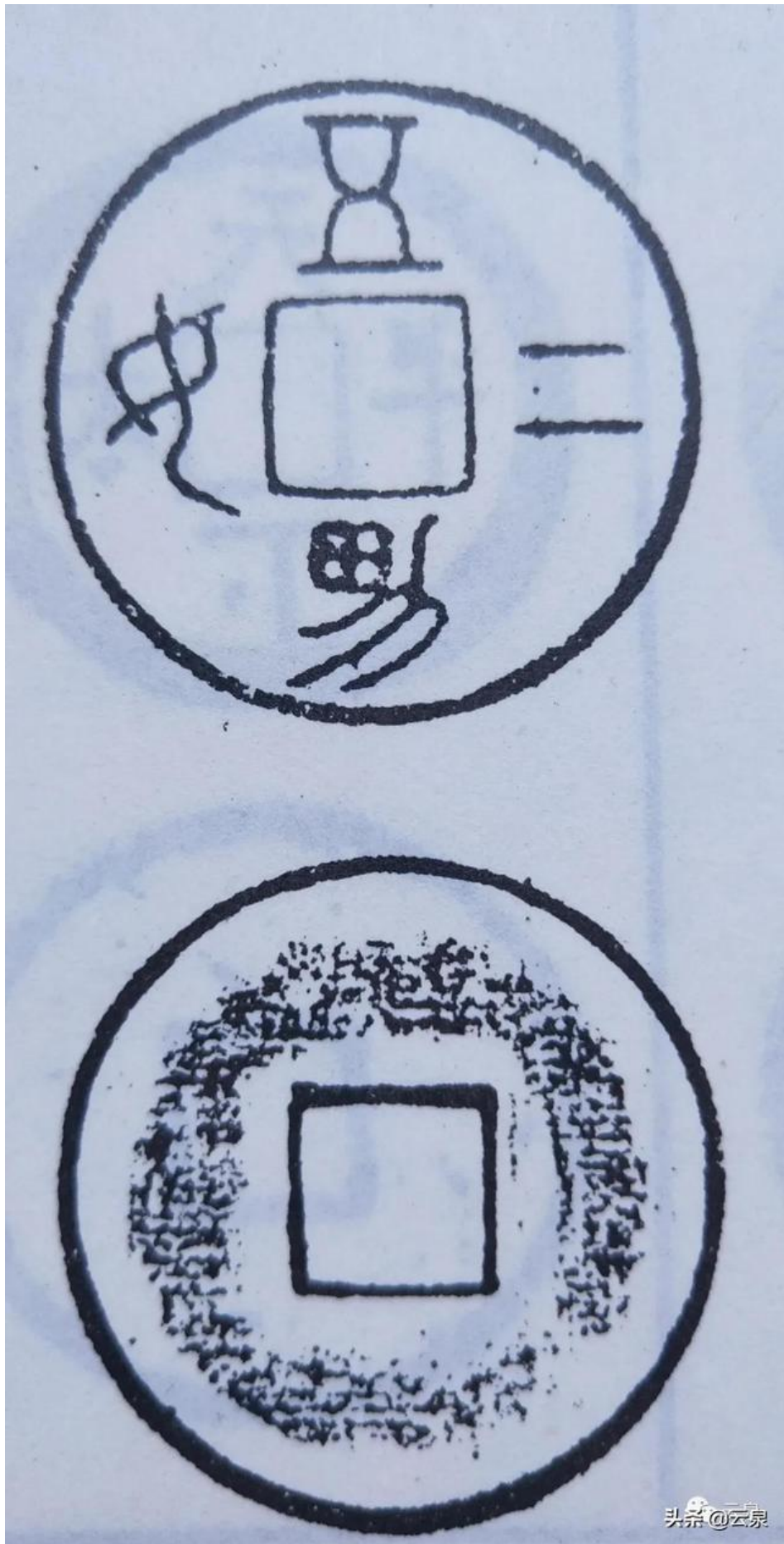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位是葉玉城，何三畏與他是同科舉人，幾人湊一起開「同學會」，遊覽蘭陰山（橫山），寫了「蘭溪令君葉玉城邀同凌覺庵放舟橫山為同年之會」、「訪同年葉蘭溪玉城」、「贈玉城」等詩。

何三畏與胡應麟也有交遊，「蘭江夜雨胡孝廉元瑞同鄧廷尉希甫移酌舟次」這首詩就是例證。在蘭溪期間，何三畏還前往城中天福山麓，拜謁了章懋（1437-1522）故居，並留下「謁章楓山先生祠」詩作。他另有一首「贈章太僕小山」也與蘭溪有涉。

何三畏的弟子陳繼儒（1558-1639），棄儒「乞花場」，與三吳名士高官豪紳來往，時人頗有譏評，他的志趣才情與蘭溪李漁（1611-1680）不謀而合。

鄭景昭活了 83 歲，在當時也算高壽老人了。他死後葬十七都（河西）金郭山騎龍穴。他自己是風水大師，這個「騎龍穴」應該是他生前選定的吉穴吧。鄭景昭有五個兒子二個女兒，在古代，「五男二女」是非常吉祥的。

《詩經》有云：「武王五男二女」，表示子孫繁衍，有福氣。宋代以後，五男二女的祝福圖文普遍在民間流傳。





明去清來，自明萬曆年間那次擴建，到了清康熙年間，鄭氏家廟又經歷了一百四十餘年風風雨雨。「材木朽腐，竟成蟻穴。子姓聚族而謀，卒以經費莫支中止」。（18）由於經費短缺，維修工程不得不停了下來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七月，鄭氏家廟的維修工程重新啟動，「先寢室、次享堂、次兩廡、次門樓，無不煥然一新。即祠外往來之路，亦俱修砌平整」。（19）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十一月完工，共耗用白銀一千四百九十餘兩。



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家廟的寢室、門樓重修。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，太平軍攻占蘭溪，家廟被焚毀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家廟的寢室率先重建，報功、修先兩祠先陸續建成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家廟的主體工程基本完成，鄭氏家族書院「崇文閣」也復建。光緒六年（1880），家廟的頭門也建好了。





據說，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鄭氏家廟還留存了一部分建築。那時候，家廟已成為蘭溪瓷廠的廠區。後來瓷廠破產，這塊地又變成建材市場倉庫。惋惜的是，家廟僅剩的幾間偏屋在前幾年也被拆去，磚頭用做砌圍牆。









今年清明節後的一個周末，我們前往原瓷廠察看鄭氏家廟的痕跡。放眼望去，地面上找不出任何的古舊建築物，廢址上破磚碎瓦依然很多，但早已成菜園地。各種菜蔬和亂樹雜草長勢良好，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。觸景生

情，我腦海中下意識冒出一個詞語：「黍離」。記得曾讀過一首南宋姜夔寫的「揚州慢」，詞中有「予懷愴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千岩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」。《黍離》是先秦民歌，收錄在《詩經》中。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」這是一首有感於家國興亡的詩歌，該詩由物及情，寓情於景，情景相融，把它作為本文的結尾，不知道是否妥當？諸君閱完此文，望勿有喻古諷今之責意，亦勿生對號入座之念耳。（2021.4.14 初稿）

引文注釋：

（1）（2）（3）（5）（6）（7）（8）（9）（10）《蘭溪鄭氏族譜》鄭瓘「鄭氏家廟記」

（4）清《光緒蘭溪縣誌》卷八「祥異」

（11）（14）（15）《蘭溪鄭氏族譜》胡僖「鄭氏家廟記」

（12）（13）（16）（17）《蘭溪鄭氏族譜》趙志皋「重建家廟記」

（18）（19）《蘭溪鄭氏族譜》乾隆二十八年鄭望周「重修家廟記」